



胸有成竹 灼灼其华

周 游

李君竹华，雁城衡阳城西七里山人氏。

七里山,为东西走向的城郊山脉,相传纵横皆七里,故名。其上南竹连绵,风过如海,令人心旷神怡,留连难返。

竹华之名,亦因近取诸竹,同时也寄托了父辈期盼儿女生而为谦谦君子,虚心而有节,正直而不折。

生于斯青山翠竹之怀抱,长于斯万竿修云之农舍,春见嫩笋破土,秋赏月摇竹影,耳濡目染之间,竹之形、竹之韵、竹之魂都在竹华君心中镌下了深深的烙印,进而演化为爱竹、读竹、思竹、画竹,蔚然成就了风格独特的以竹子为绘画主题的画家。

中国历代文人画,均托物言志,将表现对象人格化,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,因此便有兰、梅、竹、菊四君子之说。竹之谓君子,是指竹子中通外直,喻君子谦谦,与人处平和抑让,与人交正直无私。也是指竹子有节,节节拔高,喻君子襟怀坦荡,不为权所屈,不为利所诱,不为色所惑。如宋代墨竹大家文同,“以墨深为面,淡墨为背”,体现竹之清寒;元朝书画

大师赵孟頫工带写,以淡雅取胜;清时郑板桥“晨起看竹,烟光日影露气,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”,故其竹生机勃勃,郁郁葱葱,富于生命气象。

竹华君画竹,既师造化,又师先贤大家,加上自己的精神气质,经历了一个由“眼中之竹”到“胸中之竹”再到“画中之竹”的过程。其脱形取神,脱俗至雅,脱众取独,精进不止之路,一曰精于勤。凡出门,竹华君必有“三带”,一带竹谱,二带相机,三带干粮。有时深入竹海,终日留连,朝观竹林雾涌云蒸,光斜露垂,暮察雀飞枝颤,鸟语竹答,不觉光阴流转,人间烟火。一日,偶谈陈景润推演哥德巴赫猜想,草稿堆积比其人还高时,竹华君莞尔,乃知其画竹之草稿亦堆积如山,可见用工之勤。二曰精于思。竹华君曾说:古人画竹,晴竹、雨竹、雪竹、风竹、雾竹,均已登峰造极。今人画竹,更重要的是嵌入时代的精神面貌,就是所谓的“旧瓶装新酒”。所以竹华之竹,极简约极空灵,或一枝斜出,不事连衬,清韵如叶露;或一竿笔立纸上,直接青云,

杳杳如古寺钟鸣;或疏叶当风,潇洒如野鹤张翅;或两雀唱和,私语如流泉溪溪;或一浓众淡,婉约如垂柳依依。所以看竹华君作品,总有清风徐来,或暖意洋洋之感。三曰精于雅。竹华君其人,高额深目,方脸长眉,戴一幅宽边眼镜,俨然有君子之风。与朋友交,甚少高谈阔论,从不损人利己。与同事处,光明磊落,与人为善。不慕势高权重财厚,不求闻达显贵奢华,荣亦淡然,辱亦泰然。故其画,脱于俗而境臻古雅,如微风拂林、秀逸温润。而且,这种雅乃无刻意于雅而自雅,无刻意于高而自高,更显难能可贵。四曰精于寡。曲高者和寡,那些长途跋涉于艺术羊肠小道的坚持者终会有山高我为峰的成就。观竹华君的竹画,其用墨、运笔、构图、布白、造像,均有其独特处。墨色淡而不浮,笔法熟而不滑,构图简而不单,造像活而不乱,寓意美而不俗,富于书卷气、生活气、时代气。这些也得益于竹华君深厚的楷书功力,其小楷取法钟繇,笔笔精到,功夫十分了得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。艺术之路前看山穷水尽,忽又柳暗花明,祝愿竹华君百尺竿头,更上层楼。



山水是新诗创作永恒的主题

吕宗林

古典诗词中,以山水为题材的占了大多数。以南岳衡山为例,古往今来歌咏南岳衡山的古典诗词近万首,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份出版的《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》收录了七千余首,可说是山水诗词版的南岳衡山诗词大全。古代刘楨、陆机、庾信、谢灵运、王勃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等诗人,现代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朱自清、沈祖棻、郭沫若等诗人,都留下了吟唱南岳山水的诗词佳作。五岳之中,南岳不仅风光独秀,而且古典诗词数量之多,质量之上乘,可列五岳之冠。

诗人抒发情怀,必有其依靠的土壤,向大自然亲近是必然的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是诗人性情的充分显露。山川、河流、大地、田园,成为诗人创作的客观参照物,成为诗人乡愁或爱情的依托。因而古典诗词才成为有源之水,有本之木。

山水诗创作有悠久的历史,从诗经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到谢灵运的“昏旦变气候,山水含清晖”、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从王维的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到袁枚的“桂林山水奇八九,独秀峰犹冠其首”,古典山水诗词创作像一条大河,从诗经源头汨汨流淌而来,蔚为壮观。唐代还形成了以王维、孟浩然、储光羲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为代表性诗人的“山水田园诗派”,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。可见山水对于古代诗人审美意识的影响,以及山水对于古典诗词创作的牵引力和推动力。

山水是客观的,也是主观的。当山水成为山水诗,便有了人文之美。这个题目很大。笔者在此主要指山水有文化和美学的意义。譬如南岳衡山,本身就是美的,有形体和颜色,线条和云彩,香气和氛围,可以入画,供人们欣赏;可以

写成诗词朗诵,有了音乐美;当山水经过创作成为一种文化,山水就有了灵魂,有了新的意义。

当然,这是保护得好的山水。还有另一种情况,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对山水的破坏,雾霾、空气污染等,确实令人担忧。但也不必绝望,在保护和破坏之间,保护还是主旋律。诗人大都是多愁善感、忧国忧民的。在对待山水保护问题方面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可能更宽容一些,因为经历的缘故;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可能更敏感一些,因为年轻或者前卫。但目的都是一样的,希望山水环保,诗意盎然,家园和谐。

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新诗,山水诗创作作了比较好的传承。地域性乡土诗创作可说是一大亮点,譬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江堤、陈惠芳、彭国梁发起的湖南新乡土诗创作,即是与山水、河流、海洋、大地融合而创作的新诗,在诗坛具有广泛的影响。笔者和吕叶都是湖南新乡土诗派的一员,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新乡土诗。衡阳不少诗人都有山水诗或乡土诗创作的经历。胡丘陵、陈群洲都有质量很高的山水诗或乡土诗作品;张沐兴出版了新诗集《诗意南岳》,把南岳山水诗意得酣畅淋漓,他的诗集《在衡阳》也是地理性抒写的模板;聂沛说他没有写过一首纯粹的山水诗,但他的经典长诗《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》,以河流为意象抒发了浓郁的乡愁和深刻的哲理思考,可见山水对于诗人的影响,不任你写不写山水为转移,它会自然而然进入你抒情的视野,逃也逃不掉。

当下山水诗创作,存在着“不屑”与“疏离”两个误区。“不屑”是诗人强调“向内转”,在“小我”中自我陶醉,对山水熟视无睹,不屑于描写;“疏离”是逃避山水的污染,因愤慨而放弃“在场”,放弃诗人的职责。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。

【荐书榜】

《钱锺书交游考》： 披露不为人知的大师往事与风采

小 浪



纪念钱锺书逝世20周年,著名学者谢泳带领读者重温经典,致敬大师!

一本阅读趣味与史料价值兼备的“钱学”著作,披露众多不为人知的钱锺书的观点、言论与文化掌故;展现钱锺书治学为人风采,彰显一代大家精神品格。

钱锺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,他对中国传统学术、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,在中国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。他的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《围城》等作品

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。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水平。

在钱锺书逝世20周年之际,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站在一个“钱学”爱好者的角度,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传记研究、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的研究、解读文章结集成此《钱锺书交游考》。在本书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,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,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,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……展现了钱锺书在治学、为人方面的风采,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。许多钱锺书的观点、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,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钱锺书的学术领域和他的精神世界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 身为作者,完全投入其中,与人物一起共命运同呼吸。我时而自恋,时而自暴自弃。最终完成时,我想抱着它大哭一场。不是因为写得再好,而是我截取了生命中这段时间,将之转化为凝固的个人宇宙。主题永远是时间。在一页页被固定下来的纸张里,故事一遍遍重复上演着,仿佛写作者真的可以抵御时间洪流的冲刷。书本之外,一切终将逝去,变得面目全非。

因此,写作也是为那个终将逝去的自我的记录。每个创作者,无论他有多少宏愿,却只能用自我的心灵去观察事物。一位导演举过很有趣的例子:纵使拍一百部片子,也无法真正让他人理解自己吃冰淇淋时的感受。我们之所以认为每个人吃冰淇淋会感到愉悦,也是在自我感受的基础上,经过不断臆测、观察、对比的结果。这不是说,交流就不重要。个人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,但写作与阅读恰恰是弥补鸿沟的努力。我愿意把文学看成是伸出的触角,无形的力量使我们得以相互理解,共建价值,共同保护那应该被保存的美好事物。

——李唐 说

2. 当代文学中何以充满陈旧的写作,甚至很多写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将相的故事中流连忘返,就因为“现在”的视角,更没有来自“现在”的负重——我们是什么,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精神难题,我们如何被一种并非构成自身的经验所劫持,我们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碎片中迷失自己,这些问题在写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。多数作家也拒绝面对和回答。

现实如此喧嚣,精神却是静默的;作家常常为历史而哀恸,惟独对“现在”是不动心的。“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岔为无数个未来”,这种景象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,时间似乎丧失了未来的维度,只是用来回望的;作家正在丧失面对“现在”的勇气和激情,此时的经验也正在被蔑视。我想,当代文学的一切苍老和暮气,多半由此而来。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“现在”、书写“今天”的写作,渴望从“现在”的瞬间中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。也只有这样的写作,才是时间里的写作,也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。

——谢有顺 说